

三
国
风
云
之

魏 宫 夺 嫡

胡
晓
晖
胡
晓
明

著



YZLI0890122634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长江文艺出版集团

三
国
风
云

之
魏
宫
夺
嫡

胡晓暉
胡晓暉
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风云之魏宫夺嫡 / 胡晓明, 胡晓晖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0.10
ISBN 978-7-5354-5411-9

I. 三… II. ①胡… ②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8375 号

策 划 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

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

公司网址 <http://www.cjcb-ty.com>

E - mail hb_tianyi@yahoo.com.cn

书 名 三国风云之魏宫夺嫡

著 者 胡晓明 胡晓晖

策 划 韩 敏

责任编辑 杨晓峰

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430070)

发行电话 027-87679087 87679362 传真:027-87679980 87679300

网 址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(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:430070)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cjcb.com.cn>

印 刷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 本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0.5

字 数 368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54-5411-9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-87679308 87679263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第一章 邳城陷落，美甄宓初见曹丕 /001

曹丕只觉遍体清凉，心如水晶一样空明透亮……当啷一声中，佩剑连同着曹丕的满腔杀意掉落在地。曹丕一步步向甄宓走过去，就似一个迷失在路途中的孩子向家园走去。

第二章 漳河射鹭，痴子建又逢佳人 /014

甄宓穿着一袭青色罗衣，在柳枝的映衬下，整个身子就似融化成了烟雾。而在朦朦胧胧的烟雾中，又隐隐透出几点晶莹的星光，惊魂夺魄般射进曹植的眼中。

曹植一阵眩晕，心跳陡地加快，微微喘出了粗气。

第三章 来使献雉，曹仓舒陡生恶疾 /029

曹冲的脸上忽然现出忧色，怔怔地望着那只山鸡。

众人见曹冲如此，目光不觉全都移到了山鸡上。

但见那只山鸡愈跳愈是兴奋，舞姿也愈是美妙，就像一块五色的美玉在阳光下不停地旋转，看得众人眼都花了。

第四章 曹冲早丧，四兄弟生离死别 /043

曹冲的声音渐渐微弱下来，几不可闻。

“仓舒！仓舒！仓舒……”曹丕、曹彰、曹植同时站了起来，扑到榻前。

曹冲两眼大睁着，却已毫无光华，再也不能回答众位兄长的呼唤。

第五章 正堂训子，曹司空独会甄宓 /055

“仓舒是谁，你们知道吗？仓舒已不仅仅是我的儿子，他是天生的大贤之才，必可成为千载难得一见的‘圣君’，将使我曹家流芳百代，福泽万世！”曹操大声说道。

曹丕、曹彰、曹植听了，俱是心头大震，忍不住抬起头来，互相望了一眼——

司空大人此语，分明是在说——将来大汉的天下，必会成为我们曹家的天下。

第六章 孔融遭诛，甄宓奔走护其子 /073

甄宓猛地转过身，向室外大步走去。

曹丕慌忙挡住甄宓的去路：“夫人，你这是……你这是……”

“我要去劝谏司空大人——他不能滥杀无辜！”甄宓坚定地說道。

第七章 心忧社稷,杨修荀彧推少主 /088

“贤弟还没有说,我们希望丞相大人会选择谁?”

杨修微微一笑:“我们且猜上一猜,看看是否想到了同一个人。”他说着,把右手放在了身后。荀彧也笑了一下,把右手藏在身后。

“大人请!”杨修说着,猛地将手伸出。与此同时,荀彧也迅速伸出了手。

两只手的姿势一模一样,都是拇指、小指弯曲,其余三指则高高竖起。

第八章 精明谋算,司马氏暗怀异心 /104

司马朗正色道:“贤弟之谋划因痛恨曹操而成,全无理智可言,不可实行。贤弟还是听从愚兄之劝,顺从天意,谨慎侍奉曹操吧。”

“大哥错矣,错矣!”

“愚兄错在何处?”

“小弟虽然痛恨曹家,却也决不会因此而定大计。小弟之谋划,是思之又思,慎之又慎,仔细观察了天时人情之后,方才做出的决断。”司马懿神情凝重地说道。

第九章 嫉妒心盛,卞夫人暗弄机巧 /124

“对这件事,宓儿有没有准备一下?”卞夫人关切地问。

“孩儿又该如何准备?”甄宓反问道。

啊!这贱人竟是如此毫不在意,她……她必是料定了丕儿难以摆脱她,甚至丞相大人也难以摆脱她。卞夫人强压着心头的恨意,缓缓说道:“南方的女子听说都是十分刁钻,又不识礼仪,若在这丞相府中成了势,于你我甚是不利。”

第十章 南征失利,忠荀彧力谏曹植 /144

“难道你不愿成为一个大贤之人吗?难道你忍心看着丞相大人为奸人所惑,自弃一世英名吗?难道你不想尽人子之孝,报答丞相大人的养育之恩吗?难道你诗中的‘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’之句,只是写给别人看的吗?”荀彧不容曹植多想,疾言厉色地喝问道。

第十一章 高台作赋,曹子建才高八斗 /165

曹操的吟诵声停了下来,其回音却缭绕在梁柱之间,久久不绝。

“好赋！好赋！”

“字字珠玑，句句生辉！”

“三公子之赋，虽屈、宋重生，亦不能相比矣！”

……

朝臣们争相称颂起来，声音如潮，震得殿堂嗡嗡回响。

第十二章 司马酿谋，曹植寻计见杨修 /182

我当然不能让丞相大人知道，我的办法实际上是司马仲达想出来的。曹丕心中说着，脸上浮满了笑意，道：“在下此刻已经有了一个办法。不过，我还是想知道仲达先生能否猜中我的这个办法？”

看来曹丕其人，竟是和他父亲一样奸诈，今后我须得更加小心才是。司马懿想着，神色更加谦恭，先弯腰对曹丕深施了一礼，然后说道：“大公子且请坐下，容下官仔细想想再猜，若是猜错了，还望大公子不要见怪。”

第十三章 欲承父业，曹丕后堂献奇计 /202

啊，丕儿所想，竟是与我一一样。曹操心中大感意外，不觉脱口问道：“依丕儿之见，谁是我曹家最厉害的对头？”

“是大汉皇帝。”曹丕竭力以凝重的语气说着，强压住心头的狂喜——司马懿说过，我“想出”的这个办法，最好能单独献上丞相大人。如果我当着二弟、三弟的面献上这个办法，只恐会“惊醒”了他们，让他们抢过了话头，以致把我独自“想出”的办法变成了三兄弟同时“想出”的办法。

第十四章 父子聚议，立嗣事暂定大局 /221

“丞相大人是……是说……我……我和二哥为军中先锋？”曹植直愣愣望着父亲，疑心他是听错了。

“正是。”曹操斩钉截铁般答道。

“啊——”曹植眼前陡地一片昏黑，身子摇摇欲坠——丞相大人说出这句话来，分明是告诉了我曹家大业的承袭之人将是大哥。

第十五章 忠心汉室，荀文若被逼身死 /245

“有功则赏，难道论功我不应受封为国公吗？”曹操怒声问道，心中异常悲哀——荀

文若果然是“大汉忠臣”，果然是要与我曹家作对了。

上天啊上天，你对我曹操为何如此不公！你既然让我得到了荀文若这样的谋臣，却为何又将他的忠心留给了大汉皇帝！

第十六章 安插郭姬，司马懿计有所出 /261

“此时此刻，小弟不能不谨慎啊。曹操已被封为国公，却不立太子，明显是对曹丕不信任，这就给了杨修等人一个可乘之机。”司马懿道。

“但是我们已经掌握了曹植的秘密，可以在这上面想出一个主意，狠狠打击他们。”司马朗接道。

“不是狠狠打击，而是必须一击便置敌于死地，如此方可永除后患。”

第十七章 擅入宫门，崔夫人祸事临身 /275

只见崔氏跌跌撞撞地向正殿奔了过来，一阵风吹过，撩起崔氏的青色罩裙，露出里边艳丽的丝绢内衣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悲愤至极的曹操狂笑起来。那笑声似是一头受伤的困兽在仰天长啸。殿内殿外的众人听着，都从心底里生出了一股寒意来。

“赐死，赐死！”曹操颤抖的手指既没有指向甄宓，也没有指向曹植，却是指向了崔氏。

第十八章 孟德病薨，曹丕代汉建大魏 /291

曹操听着儿子的脚步声渐去渐远，眼中一热，流出了泪水。啊，我曹孟德英雄一世，今日却为何做此儿女之态？莫非上天已不容孤王留在人世了？这一天竟这么快就来了。孤王实是……实是心有不甘啊。

第十九章 煮豆燃萁，曹子建七步成诗 /309

“如此说来，朕只有下旨让你写了。”曹丕说着，大喝一声，“曹植！”

曹植从席上站起，对着曹丕深施一礼：“微臣在！”

“朕命曹植立刻作诗一首。”曹丕边说边向王姬望过去，“曹植以才思敏捷闻名天下，朕今日让他大显才能，七步成诗，王姬你且仔细数着。”

第一章

邺城陷落，美甄宓初见曹丕



大汉建安九年(公元204年)五月，漳河之畔。

司空、车骑将军、武平侯曹操立马高岗之上，俯视着远处的邺城(今河北临漳县西南)。

谋士荀彧、郭嘉，大将曹洪、夏侯渊等十数骑雁翎般整齐地排列着，侍立在曹操左右。众谋士和大将身后，是五百衣甲鲜明、戈矛闪亮的护卫亲兵。高岗之下，是一座又一座军营，绵延直至天际，有若一条巨大的铁链，牢牢锁住邺城。每座军营都建有高大的望楼，每处望楼上都飘扬着一面大旗，上书血红的一个大字——曹。

乌云漫天，遍地野草随风摇曳，犹如波涛般起伏不定。

突然，鼓声大作，无数兵卒从军营里冲出。每一个兵卒肩上都扛着装满泥土的草袋，快速向邺城扑去。

邺城城墙高达五丈，在乌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雄浑壮观。从城外望去，城墙上静悄悄的，见不到一个人影，只有一面破旧的大旗在城楼上迎风招展，旗上醒目地绣着一个黑沉沉的大字——袁。

荀彧、郭嘉、曹洪、夏侯渊等人不觉屏住了呼吸，悄悄向曹操望过去。众人都是久经战阵，心中明白——愈是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沉寂不动的敌人，则愈是意志顽强可怕的敌人。

曹操面露微笑，左手抬起，悠然地捻动着腮上的几缕胡须。

眼看兵卒们已冲近了城墙，城垛间忽地闪出了密集的人影，紧接着弓弦声巨响，飞蝗般的羽箭从城墙上劲射而出，狂风暴雨一样扫向曹军。

刹那间，惨呼声响成一片，曹军兵卒一个接一个倒在了地上。但众兵卒

并不后退，直到冲至离城墙五六丈的距离，这才抛下草袋，转身狂逃。

羽箭的厉啸声清晰地传到了高岗上，凄厉的惨叫声清晰地传到了高岗上。

曹操端坐马上，依然是面露微笑，仿佛什么也没听见。

鼓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冲出军营的兵卒一队紧连着一队，而城墙上射出的羽箭也是一阵密似一阵。

鲜血染红了大地，兵卒们的尸体铺满了大地。

渐渐地，邺城之外多出了一道高达丈余，由鲜血、尸体和草袋垒起的“城墙”，这道城墙又分出了数条双层夹持的“岔道”，通向波涛汹涌的漳河。

每条“岔道”和漳河堤岸的连接处，都站立着数百名身体强壮，手持铁锄、铁铲的兵卒。

曹操望着那多出的“城墙”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左手松开胡须，先是往上一抬，接着往下猛地一劈。

高岗上升起了一面火红的三角令旗，对着河堤方向连摇了几下。

兵卒们疯狂地挥着铁锄、铁铲，挖开了河堤。

哗啦啦——汹涌的漳河水顺着“岔道”直向邺城冲去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曹操望着奔腾咆哮的漳河水，仰天大笑，声震长空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曹洪、夏侯渊等武将亦是大笑了起来。

“唉——”荀彧和郭嘉几乎同时发出了一声叹息。郭嘉的叹息很轻，轻微得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。荀彧的叹息却十分沉重，沉重得使马上的曹操听了，身子竟是一晃。

“文若，依你之见，在此水攻之下，邺城几日可破？”曹操亲切地叫着荀彧的字，尽量以平静的语气问着。

“属下以为，邺城不必强攻。司空大人集十数万大军于坚城之下，致使许都空虚，实为自蹈险地。方今袁绍虽死，而其子冀州刺史袁尚、幽州刺史袁熙、青州刺史袁谭及其婿并州刺史高干仍是拥兵割据，一旦军势联合，必成心腹大患。且荆州刘表、江东孙权、汉中张鲁、西凉马超，还有刘备等贼，俱视司空大人为敌，倘若趁虚攻击许都，则司空大人前后不能相顾，势必陷入苦战之中。依属下想来，司空大人只需留下一将，统兵万余，便可围住邺城，然后尽起大军，速速扫除袁氏兄弟和高干，解除后顾之忧。邺城虽为袁氏根本之地，但袁氏兄弟既已扫灭，则守城将士必是拱手而降。”荀彧恳切地回答道。

曹操听了，似是若有所思，又叫着郭嘉的字问道：“奉孝，依你之见，我军是否应当强攻邺城？”

郭嘉迟疑了一下，答道：“孙子曰，‘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’。邺城乃河北第一坚城，强攻之下，损伤必重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曹操又是一声大笑，说道，“文若、奉孝熟知兵法，满腹谋略，能得二位相助，实乃吾之大幸也。然法无定法，谋无定谋，当依时而变，依势而行。方今天下，能与本司空相敌者，唯有一袁绍耳。官渡之战，袁军大溃，袁绍惊惧而亡，则天下已是指日可定。刘表乃一昏庸之人，孙权乃一乳臭未干小儿，张鲁乃一愚妄之徒，马超乃一有勇无谋之匹夫，刘备虽稍有才智，但却寄人篱下，无立足之处，此等贼子，不值一扫，何须忧虑？至于袁氏兄弟和高干，只是豕犬之类，但知自相撕咬，绝无联合的可能，岂足为患？邺城乃袁氏根本重地，资财堆积如山，吾若破之，养兵之费足矣，倘若先败袁氏兄弟，再攻邺城，必致多费时日，空劳军卒，非是善策也。”

“只是眼下军粮不足，难以长久围困坚城。”荀彧委婉地说道。

“营中军粮可支几日？”曹操问道。

“可支一月。”荀彧回答道。

“本司空借水神之威，十数日内，必可破城。”曹操傲然说着，却又话锋一转，“不过为了安定军心，还是应该从许都多运些粮草来。嗯，此事就有劳文若督办吧。”

“属下以为……”

“文若！”曹操陡地提高声音，打断了荀彧的话头，“军粮之事至重，耽误不得！”

“是……属下遵命！”荀彧拱手说道，心中忧急如焚，思绪就似眼前流动的漳河水一样翻腾不休——曹公一向见识远大，善纳人言，今日却为何这般强词夺理，坚持攻城下策？以水攻城，必致城中百姓死伤惨重，古今良将非到万不得已之时，决不会用水攻之计，以避残暴不仁的恶名。何况邺城乃一孤城，早晚可破，根本不必水攻，曹公雄才大略，为何偏偏不明白这样浅显的道理呢？曹公如此急于破城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



秋风渐至，遍野的乱草青中带黄，透出萧瑟之意。

将军曹丕、夏侯尚登上高高的望楼，向敌方据守的邺城望去。

草袋垒成的“城墙”依然紧紧包围着邺城，汹涌的漳河水依然不停地冲击着邺城。

忽然轰隆一声，就似天边爆响了一个巨雷——

高大的邺城崩开了一道两三丈宽的缺口，咆哮的河水巨蟒一般闯进了城内。

“城塌了！城塌了！”曹丕、夏侯尚兴奋地大叫了起来。

鼓声大起，一队精锐兵卒抬着早已准备好的木筏，奋力冲向城墙的缺口，企图借着水势攻进城内。

但是守城者早有准备，缺口两端羽箭齐射，将冲锋的曹军全数赶了回去。与此同时，缺口两端抛出了无数巨石和装满泥土的布袋，渐渐堵住了汹涌的水流。

“唉！”曹丕不觉叹了一口气，“又让他们堵住了。司空大人说，水攻之下，十数日便可破城。可是自从水攻以来，已经三个多月了，这城墙也前前后后崩塌了十几次，却又每一次都被敌军堵住了。”他看上去很年轻，不过十七八岁，外貌俊雅，眉宇间隐隐透出一层难以掩饰的戾气。

“司空大人纵横天下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不料碰上了这座孤零零的邺城，却是嚼不动，咬不烂，实在让人想不明白。”夏侯尚说道。他年龄和曹丕相当，生得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，不似一位统兵作战的将官，倒更像是一位成天寻花问柳的富家公子。

“自从二月以来，十数万大军屯于坚城之下，差不多有大半年了，耗费的钱粮不可计数，战死加上病死的军卒亦是成千上万，士气大伤。”曹丕忧郁地说道。

“是啊，这大半年待在军营中，我可是受够了罪。春天害了一场大病，差点病死，夏天又差点热死，若不是……若不是司空大人军纪太严，我早就逃回许都去了。”夏侯尚苦着脸说道。

“听说近来常有兵卒逃走，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就我们营中，昨日便逃走了八十多个兵卒，后来又抓回了三十多个，当众砍了脑袋。”

“常言道，‘鸟无头不飞，蛇无头不行’。司空大人当初若听从文若先生的谋划，先扫灭袁氏兄弟，这邺城自是不战而下，我等也可少吃许多苦头了。”

“子桓兄，你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啊，倘若让司空大人听见了，定会甩下八十军棍，打烂了你的屁股。”夏侯尚叫着曹丕的字笑道。

“唉！”曹丕又是叹了一口气，“没有文若先生的谋划，我军就不可能在官渡

大战中击败袁绍。司空大人一向对文若先生推崇备至，言听计从，不知为何偏偏在围攻邺城这件事上固执己见，拒不听从文若先生的进言。”

“这大半年过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，好在要不了几天，我们就会回到许都。”夏侯尚感慨地说道。

“要不了几天就会回到许都？”曹丕听了，不觉一怔，“夏侯兄，你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夏侯尚连连摇头：“青天白日之下，我怎么会做梦呢？”

“你没有做梦，怎么说起了梦话？”

“子桓兄怎么知道我说的是梦话？”

“邺城不破，司空大人决不会下令撤军。既然没有撤军之令，我们如何能够回到许都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三日之内，邺城必破。”

曹丕不觉冷笑了起来：“莫非夏侯兄胸藏神仙之术，可令邺城守卒不战而降？”

夏侯尚笑道：“我当然没有神仙之术，可是我耳朵长啊——可以听到别人无法听到的消息。”

曹丕心中一动，忙问：“你听到什么？”

夏侯尚故作神秘地左右看了看，然后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昨夜司空大人到我二叔那儿去了。当时我也在二叔那儿，司空大人一到，我就退到了帐外。不过我并没有走远，又悄悄折回来贴在帐边儿偷听。我听到司空大人说——邺城守将审配的侄子审荣已有归降之心。那审荣守着东门，司空大人让我二叔挑选三千精兵，埋伏于东门外，与审荣里应外合，一举破城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我等当真可以回到许都去了。”曹丕不再怀疑夏侯尚的话——夏侯尚的二叔，是曹操的心腹大将夏侯渊。曹操的祖父曹腾是一个大宦官，并无儿子，便抱了同乡夏侯氏之子为嗣，取名为嵩（即曹操之父），故曹操实际上和夏侯渊是叔伯兄弟，关系极为密切。曹操的许多机密之事，常常交由夏侯渊办理。

“子桓兄，你不是一直不明白——司空大人为何死围邺城不放吗？”夏侯尚带着炫耀之意问道。

“莫非你能明白？”

“以前小弟并不明白，今日倒是略知一二。”

“哦，这倒要请夏侯兄指教了。”

“司空大人死围邺城不放，原来只是为了一个美女。”

“只是为了一个美女？”

“正是。想不到司空大人英雄盖世，竟也过不了美人关。”

“那美女是谁？”曹丕的声音突然尖利起来。

“是……是袁绍次子袁熙之妻甄……甄宓。”夏侯尚回答着，不觉后退了一步。他发觉曹丕的神情变得异常狰狞，有如在战场上面对仇敌一般。

“当真如此，当真如此吗？”曹丕厉声喝问着，右手按住了腰间佩剑的剑柄。

“昨夜司空大人……司空大人反复……反复叮嘱我二叔，说……说一旦城破，须得紧守袁氏府第，不得让任何人进入其中。还说……还说我二叔须得亲自看住甄宓，不得出了半点差错。”夏侯尚恐惧地说着，眼中全是疑惑之意。他实在不明白——曹丕为何一下子变得这般可怕？

“又是这样，又是这样。”曹丕喃喃念着，脸色苍白。

“子桓兄，你……你这是怎么啦？”夏侯尚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曹丕不答，目光从夏侯尚脸上移开，盯着远处的邺城，久久不语。

一阵风吹过，望楼上的大旗飞扬起来，发出呼啦啦的声响。

“子桓兄，你……你……”夏侯尚想说些什么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

“夏侯兄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平生最敬爱的人是谁？”曹丕声音低沉地问道。

“子桓兄最敬爱的人，当然是司空大人。”

“不。司空大人虽是我的父亲，但我最敬爱的人，并不是他。”

“那……那会是谁呢？”

“是我大哥。”

“啊，这……”夏侯尚大感意外，一时怔住了。

曹丕的大哥名为曹昂，建安二年在曹操征讨张绣的战役中不幸战死于乱军之中。

“我大哥本来可以不死的，本来可以不死的啊。”曹丕说着，眼中泪光盈盈。

夏侯尚默默无语，曹昂战死的过程，他听长辈们说过——曹昂的确可以不死。

张绣本为董卓的部众，在董卓死后逃至荆州，投奔了刘表，被刘表安置在宛城（今河南南阳）。曹操因宛城处于许都侧后，地位十分重要，遂起大兵进攻。在曹操强大的攻势面前，张绣不敢抵抗，拱手而降。曹操得意之下，见张绣的嫡母貌美，竟强掳至军中寻欢作乐。

张绣闻知大怒，当即率兵反叛，直攻曹操大营。曹操措手不及，被打得大败，仓皇而逃，不料坐骑却被流矢射倒，眼看就要死于追兵之手。危急时刻，曹操长子曹昂将坐骑让给了父亲，自己徒步迎敌。曹操在儿子的掩护下，终于死里逃生，而曹昂却被追兵乱刀杀死。

“自从司空大人起兵以来，我就住在兵营里。司空大人忙于军国大事，很少看顾我。而大哥虽非我一母所生，却十分疼爱我，一有空闲，便教我骑马射箭，读书写字。若是行军征战中遇到了危险之事，大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。张绣反叛之时，大哥立刻把他骑的一匹快马让给了我，并且让他的亲卫兵卒保护着我速速逃走。大哥自己只骑着一匹寻常的战马，结果落在后面，遇上了司空大人，就……就……”曹丕声音哽咽，说不下去了。

曹昂之死，是司空大人最为忌讳的一件事，我还是不提为妙。夏侯尚在心里说着，仍是默默不语。

“司空大人为了一个女人，害死了我大哥。如今他又……哼！虽说是子不言父过，可是我……可是我心里忘不了大哥，永远也忘不了！这一次，我决不能让司空大人如愿，我要、我要抢先进城，杀了那甄宓，杀了那甄宓！哼，我看到了那个时候，司空大人会是一副什么模样。”曹丕说着，脸上浮起快意的微笑。

“子桓兄，这可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大哥已去世多年，如今你便是司空大人的嫡长子啊。听我二叔说，将来司空大人平定了天下，必会登基称帝。自古立嫡以长，到时你就是太子了。”

“子桓兄若是意气用事，得罪了司空大人，对将来定是大为不利啊。”夏侯尚慌忙说道。

“太子？”曹丕嘴角痛苦地抽搐了一下，“将来司空大人若立太子，那一定不是我，不是我！”

“不是丕兄，又会是谁呢？”夏侯尚迷惑地问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唉！不说也罢。”曹丕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司空大人从来就不喜欢我，从来也不喜欢我。他喜欢的只是那些乖巧伶俐、会耍小聪明的儿子，而我呢，不是这样的儿子，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儿子。”

“就算如此，子桓兄也不能……”

“你住口！”曹丕猛地打断了夏侯尚的话头，“明日你一定要帮我杀了甄宓。不然，我就立刻去见司空大人，告你泄露军情，将你斩首示众！”他边说边刷地拔出腰间佩剑，向前一挥。

“啊！”夏侯尚惊骇地叫着，连连后退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曹丕盯着额上沁出冷汗的夏侯尚，仰天大笑起来。

只一刹那间，雕栏玉砌，朱窗绣帘，犹如天堂般的袁府就成了人间地狱。

“城破了！”

“曹兵杀进来了！”

“大伙儿全都没命了！”

……

鬼哭一样的嚎叫声里，众护卫兵卒、门客家仆、女奴乐工等等东奔西逃，跌跌撞撞地奔行在花园里、厅堂上、楼阁中，忙乱疯狂若无头的苍蝇。

一个女奴被门槛绊倒，从怀中掉出了一串珍珠。两个兵卒见了，立刻扑上前，夺走了珍珠。一个乐工紧紧抱着一座雕金香炉，低头急奔。几个手执利剑的门客见了，立即冲上去，乱剑齐下。乐工惨呼声里，栽倒在血泊中，雕金香炉亦被摔落在地，裂成了十余瓣，众门客各抢得几瓣，狂逃而去……

只有两个人没有随众奔逃。那两个人紧挨着坐在高高的大堂上，神情木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

两个人都是妇人，一个年龄在五旬上下，头发斑白，身穿素衣。一个看上去正当青春年少，只是长发披肩，遮住了大半个脸庞，使人无法看清她的外貌。

好像过了许久，又好像只是一瞬间，整个袁府突然寂静下来，就似没有一个人一样。

微风吹过，花树沙沙轻响。

“都走了，都走了！这些人啊，平日里卖乖弄巧，一个比一个聪明，怎么今天就没有想一想——又能走到哪儿去呢？”老妇看着空空的庭院，脸上竟露出了一丝笑意。

“孩儿也该走了。”少妇低声说着，双手缓缓抬起。

她的手上，捧着一条白绫，明洁似雪。

老妇伸出手，在那白绫上轻抚了几下，道：“不急，不急，还不到用它的时候。”

“孩儿身为幽州刺史的妻子，不能受辱于贼。”少妇说道。

“谁人是贼？”

“曹操。”

“曹操身为朝廷司空，名列三公，又奉皇上圣旨征战，如何是贼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成者王侯败者贼，古今同例。今日之势，贼非曹操，而是袁家啊。”老妇感慨地说道。

“可是孩儿身为……身为袁家之人……”

“在这个世上，已经没有了袁家。”老妇打断了少妇的话头。

少妇听着，双手不觉一颤，那长长的白绫悄无声息地掉在了地上。

“其实，贼人本该是曹操，本该是曹操啊。”老妇带着无尽的遗憾说着，“汉室自高祖皇帝得天下以来，立国有四百年了，已到了气数将尽的时候。先是黄巾造反，接着是董卓作乱，把少帝和太后杀了，另立陈留王为帝。天下的英雄都不服气，从此不再听从朝廷的号令，各自占据一方。后来董卓为温侯吕布所杀，群贼无首，天下就更乱了，连皇帝都没有着落，到处飘荡。当时天下人议论纷纷，都说能够平定乱世的英雄有两个人：一是我们袁家的大将军（即袁绍），一是曹操。但曹操哪能和大将军相比呢？大将军出身于名门望族，四世都有人在朝廷担当‘三公’的高官，门生故吏遍天下，登高一呼，四方响应。而曹操的祖上却是一个宦官，大汉的天下，就是坏在了宦官手中。曹操的家世不仅不能给他带来荣耀，反而会使他多出许多仇人。可是大将军却偏偏败在了曹操手中。曹操这个人，有一肚子智谋，又能招贤纳士。在这上面，大将军的确不如他啊。本来，大将军可以把皇帝抢到手的，可是他却犹豫不决，难下决断。结果皇帝让曹操抢到了许都，使曹操能够‘挟天子以令诸侯’，做什么都占了‘名正言顺’的便宜。还有，荀文若谋略过人，是天下公认的大贤，甚至有人说——谁能得到荀文若，谁就能得到天下。荀文若本来是大将军的人，却投奔了曹操。曹操听了荀文若的谋划，便在官渡之战中打败了大将军，活活把大将军气死了。唉！官渡大战时，大将军领有冀州、青州、幽州、并州之地，兵马数十万。而曹操只领有兖州、豫州，兵马不过十余万。天下人都说，大将军定能打败曹操，可结果呢，结果却是大将军败了，败得好惨啊……这一切看来不仅仅是人谋，还是天意，是天意啊！”

少妇对老妇的话似听未听，目光透过乱发，直愣愣地盯在大堂的门槛上。

一只小鸟飞到堂前，在门槛上快活地蹦蹦跳跳。

陡然，喊杀声大起，犹如天边的滚雷，愈来愈清晰地通向袁府。

少妇的身子忽地一抖，弯下腰，拾起了白绫。

“怎么，你害怕了吗？”老妇望着少妇，嘴角泛出一丝嘲讽的笑意。

“孩儿不是……不是害怕，孩儿……孩儿不是害怕。”少妇不敢与老妇对

视，垂下了头。

“是啊，你根本用不着害怕。”老妇笑道，“天下英雄杀来杀去，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想夺走别人的东西吗？我们是什么？是女人。女人是什么？是最好的东西啊。”

“不！”少妇痛苦地叫了一声，“我是幽州刺史的妻子，我不能让幽州刺史蒙羞。”

“但是幽州刺史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再也不想回来了。曹操围城围了多久，围了八个多月啊。在这八个多月里，幽州刺史，还有青州刺史、并州刺史都不曾发兵来救。他们为什么不来救？因为他们身边有的是女人。他们根本不在乎曹操得到了你，会使袁家蒙羞。他们都很清楚——战胜者得到战败者的女人，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。”老妇异常平静地说着，似乎没有听到那滚雷般的喊杀声。

“不！”少妇陡地站起身，“我是袁家的人，不能落在曹操手里。”

“我们并不是袁家的人。”老妇冷冷地说着。

少妇一怔，疑惑地望着老妇。

“你姓甄，我姓刘，本来就不是袁家的人。当初我并不愿意到袁家来，可是我的父母兄长贪图袁家的势力，硬逼我嫁到了袁家。你呢，也一样不愿嫁到袁家。但是你们甄家虽为官宦之后，家境却已衰落，要想重新振兴，只有与袁家结亲。于是，你也来到了袁家。”老妇说道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少妇欲说什么，却是一句话也无法说出。

“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了袁家，可刘家还在，甄家还在。我刘家的人，不说也罢。你甄家的人，可都指望着你啊。当初你父亲早亡，是你母亲和几位兄长辛辛苦苦，才将你抚养成人的。怎么到了这个要紧的时刻，你却只记得袁家，而忘了甄家，忘了你的母亲，忘了你的兄长呢？”老妇质问道。

“我没有忘记母亲，没有忘记兄长……”

“你忘了。你应该知道，曹操是一个既宽厚而又非常残酷的人。对于敌方那些有着才名、贤名的人，他会十分宽厚。但对于敌方那些无甚用处的人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死。你的几位兄长都是大将军的属下，是曹操的敌人。虽说你的几位兄长俱为良善之人，却一无才名，二无贤名，只能坐等曹操的诛杀了。你明明知道兄长陷入死地，却不思解救，反倒念念不忘袁家，岂不是太过爱惜自身，而忘了孝道吗？”老妇逼视着少妇，厉声喝问道。

“不是，我不是你所说的那样……”少妇辩解着，突然停下了话头。